蜀山劍俠傳/08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八回　銀光照眼 奇寶騰輝　黑眚遮天 妖僧授首

下一回▶

靈雲等劉泉、金蟬二人走後，便問：「哪位妹子願伴八姑留守？」衆人都願赴青螺一決勝負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發一言。紫玲見衆人不說話，祇得說自己願陪八姑留守。靈雲道：「沒聽淩師伯吩咐？明日最後保護大家出險，全仗姊姊用彌塵幡，如何可以不去？」紫玲不及答言，吳文琪早忍不住笑道：「秦家兩位姊姊照淩師伯所說是必須前去的，文妹又須用寶鏡和羣魔支持，司徒道友根本不能前去，大師姊又是三軍統帥，就剩我和輕雲妹子。我又比輕雲妹子差得多，我一路來俱是乾的輕鬆事兒，從未與敵人照面，索性我偷懶到底，將我留下看家吧。」

靈雲笑道：「你休看輕了這留守是輕鬆的事兒，那五鬼天王尚和陽是各魔教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非同小可。八姑的雪魂珠關係更是異常重大，琪妹所負的責任，且比我們大得多呢。」大家推定文琪留守之後，八姑又把自己脫劫之事重託靈雲、輕雲，說那能用法寶、丹藥救她之人，正是怪叫花窮神淩渾，務必請大家到了魔宮之中，留神那至寶、靈丹，並求淩真人度厄歸真等語。靈雲及衆人同聲應允，八姑甚爲高興。靈雲便問：「倘如明日五鬼天王尚和陽前來奪取雪魂珠，文琪、司徒平未必能夠迎敵，八姑有何妙法抵禦？」八姑道：「我此時身同朽木，祇能運用元神，若論迎敵尚和陽這種魔教中厲害人物，本非易事。不過退敵雖難，謹守一兩個時辰，等諸位援兵，還辦得到。再若不濟，我便暗中將雪魂珠交與吳道友避開一旁，即使自身遭劫，誓不能將多年辛苦，冒着九死

一生得來的至寶，讓仇敵得了去。少時我和吳道友自有打算，請放寬心便了。」靈雲知八姑也非弱者，淩渾又有前知，既然命劉泉來吩咐，決無妨礙。

大家談說到了晚間，八姑請衆人依她指定方位站好，祇留吳文琪一人，各運劍光，將玄冰谷封住，以防萬一。由她先行了一陣法，然後元神退出軀殼，下了石臺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她坐的那一個石臺忽然自行移向旁邊。文琪近前一看，下面原來是個深穴，黑洞洞的，隱隱看見五色光華如金蛇一般亂竄。八姑先口誦真言，撤了封鎖，止住洞中五色光華，請文琪借了朱文的寶鏡在手中持着，飛身入洞。被寶鏡光華一照，纔看出下面竟是一所洞府，金庭玉柱，銀宇瑤階，和仙宮一般。祇是奇冷非常，連文琪修道多年的人，都覺難以支持。八姑移開室中白玉靈牀，現出一個洞穴，裏面有一個玉匣，雪魂珠便藏在裏面。八姑請文琪先藏起寶鏡，洞府依舊其黑如漆。八姑口誦真言，喊一聲：「開！」便有一道銀光從匣內衝起，照得滿洞通明。八姑從匣內取出那粒雪魂珠，原來是一個長圓形大纔徑寸的珠，金光四射，耀目難睜，不可逼視。八姑道：「這便是我費盡千辛萬苦九死一生得來的萬年至寶雪魂珠。凡人一見，受不了這強烈光華，立刻變成瞎子。我因得珠之後未及洗煉，使珠子光芒不用時能夠收斂。後走火入魔，壞了身體，這珠的金光上燭霄漢，定要勾引邪魔前來奪取。幸而預先備有溫玉匣子將它收貯，又用法術封鎖洞府，自己甘受雪山刺骨寒飆，在洞頂石臺守護至今，纔未被外人奪去。此珠祇和西方野佛雅各達鬥法用過一次，若非此珠，我早已被魔火化成飛灰了。五鬼天王尚和陽更比那妖僧厲害，又恐別人覺察，纔請諸位道友在上面守護，還用法術放黑霧將谷面封鎖，纔敢取出來與道友一觀。此珠已經我用心血點化，祇要玉匣不加符咒封鎖，便能隨心所欲。明日道友無須迎敵，祇須潛伏洞中，代我守護玉匣。我先傳了道友隱形之法，如見我這雪魂珠自飛入匣，必是我抵敵不過來人，元神遁出，軀殼或有損毀也說不定。道友可將此珠緊帶身旁，無論洞上面有甚麼異象也不去管它，由下面駕劍光衝出，遁回峨眉，我自會追隨前去。司徒道友，我再替他另覓藏身之處，以防波及。此乃預先防備最後失敗之策，並非一定如此慘敗，因敵人厲害，不得不作此打算。萬一軀殼被毀，說不得仍求諸位道友代求淩真人和掌教真人設法援救，以免把多年苦功付於流水。我此時便要將元神與珠合一，我在前引路上去吧。」說罷，一晃身影，八姑便不知去向，祇見亮晶晶一團銀光往上昇起。文琪隨着飛身上來，眼看那團銀光飛進石臺之上，挨近八姑身旁便即不見，同時石臺回了原處。八姑在石臺上開口，請大家收了劍光近前，說道：「有勞諸位道友，適纔那團銀光便是我的元神與雪魂珠合在一起。我已將珠帶在身旁，靜候明日與魔鬼決一勝負存亡，便可脫劫還原了。」文琪又將雪魂珠靈異之處對靈雲等說了一遍。

時光易過，不覺到了卯時。靈雲約了輕雲、朱文與紫玲姊妹，別了八姑、文琪、司徒平三人，駕劍光直往青螺魔宮內飛去。這且不提。

話說煙中神鶚趙心源同陸地金龍魏青、黃玄極、鐵蓑道人，到青城山金鞭崖會見矮叟朱梅的門人紀登，舊友新知，俱都非常投契。紀登因離端陽尚有多日，答應到了端陽臨近，護送陶鈞助四人到青螺赴會，並設法請師父矮叟朱梅也來相助。心源聞言，甚爲欣喜。鐵蓑道人想起去看兩處好友，與諸人訂了約會先走。心源等便在金鞭崖紀登觀中住下，直到四月底邊，矮叟朱梅忽然回山，心源拜見之後，跪求朱梅相助。紀、陶二人也幫他跪求。朱梅道：

「這次青螺雖然起因甚小，關係卻大。起初不但齊道友請得有我，還約了俠僧軼凡同峨眉門下幾位道友。自從戴家場怪叫花淩道友二次出世，神尼優曇大師遇見他夫人白髮龍女崔五姑，纔知淩道友這次出世，是在無心中得了一部天書，想借這次各派收徒，正邪兩派劫運將來之際，收些門人另創一派。知道西藏羣魔聲勢浩大，無惡不作，特意將這些魔教一一剷除，就在西藏創立教宗。他生性特別，夫妻二人一向獨斷獨行，從未求人相助，也從未遇見過敵手。我們知他性情古怪，去了反招他不快，纔行中止。不過青螺之事由趙心源而起，不能不去。又恐淩道友萬一仍記追雲叟前嫌，自己雖取青螺做根基，卻不管別人閒事。俠僧軼凡雖非峨眉一派，但是明年便要圓寂飛昇。趙心源不久仍歸峨眉門下，又得過追雲叟的應允相助。俠僧軼凡和齊道友交情甚厚，羣魔又公然聲稱與峨眉爲仇，借青螺拜山爲由，引峨眉門下前去一網打盡，峨眉掌教同諸位道友萬難坐視。偏關礙着淩道友，長一輩的都不便親自前往，纔由齊道友飛劍傳書，在小輩門人中選了幾個前去相助。同時玄真子聽齊道友說，天狐寶相夫人脫劫在即，她所生二女根基極佳，現在已同棄邪歸正的司徒平聯了婚姻，何不將二女也收歸門下，以免她們誤入旁門。齊道友知寶相夫人有一至寶，名爲彌塵幡，破青螺大有妙用。又用飛劍傳書與餐霞大師，請她就近相機行事。寶相夫人二女定然也隨幾個小一輩的門人同往青螺。爾等此去決無危難，大約到了青螺便可相遇。爲日業已無多，可着紀登送爾等前去便了。」

心源等見矮叟朱梅如此說法，大放寬心，不敢再爲瀆求。第二日拜別矮叟朱梅，由青城山起身。紀登奉命送四人至打箭爐，便即別去。心源一算時日，離端陽還有十來天。除玄極外，餘人均未斷絕火食，此去雪山崇峻，四無人煙，不得不先爲準備。便在打箭爐附近村鎮上住了一天，備辦乾糧應用之物。又隔了一天，才循入藏朝山的捷徑，往青螺進發。雖是步行，幾人腳程本快，不消三日，已離青螺不遠。行至一條官道與小路交岔口處，大家見風景甚好，坐在路旁歇息。遇見結伴朝山的香侶，陶鈞上前向一個老者探

問赴青螺的路程。那老者一聽問的是去青螺路程，面帶驚恐，朝陶鈞上下打量了幾眼，先問陶鈞朝山爲何不去拉薩朝拜活佛，卻往青螺作甚？陶鈞推說是幼年時家中尊人許下的心願，不能不往。那老者先不肯說，經陶鈞再三和氣打聽，那老者纔勉強說道：「按理我們出門人不該多嘴，我看尊客行止不似歹人，纔敢直言奉告，如今青螺且去不得呢。」陶鈞堅問何故，那老者答道：「我也是幼年時聽人說起，在數十年前，青螺原是善地，山中有一座昭遠寺，裏面有兩個僧人，俱能吞刀吐火，平地生蓮。不料僧人遭劫，不知怎的，去了八個魔王，將兩位僧人趕到番嘴子昭遠寺下院，將總寺拆了，修起一所魔宮。手下許多魔神，專一四處搶掠少男婦女、金銀財帛。入藏行商同朝山的人，往往成羣結隊，不知去向。先前朝山的人一去不回，祇說是僧人度化。前些年有一個從魔宮逃回來的人，說起魔宮中魔神衆多，法術通神，還有一個姓魏的女魔君更是厲害。搶去的人除供男女魔王姦淫外，還被他們採去生魂，修煉法寶。害得人家都把朝山視爲畏途。即使像我們都是信仰極堅，又預先佩有僧人弟子賜過的靈符，也祇敢在大路行走。青螺這條路，久已無有人敢經過，漫說是入山朝拜。尊客年輕，不知行路不易，還是不去，改同我們一起行到西藏朝佛，不是一樣？如不去西藏，前面過了雪山，往前行二百餘里，便是番嘴子，那裏有昭遠寺的下院。有二位被魔王趕出的僧人，聽說還在那裏，儘可到那裏去了完心願，急速回家。青螺山離那裏還有百餘里，千萬去不得。」陶鈞道聲「領教」，辭別老者，回來說與心源。陶鈞原是無聊閒問，衆人聽陶鈞說了老者之言，相視一笑。前望雪山綿亘，又知沿途並無村鎮，取出帶的乾糧、酒脯飽食一頓，仍往前路進發。

走不多遠，便上雪山，山徑險紆，雪光耀目，雖在四五月天氣，積雪仍是未消。行到山脊，玄極駕劍光前視，回報說過去百餘里，有一村鎮，現出紅牆，想必便是番嘴子。正說之間，忽聽有破空的聲音，及至近前落下，乃是鐵蓑道人因爲訪友不遇，返至青城，矮叟朱梅已不在山中，知四人業已動身，一路跟蹤到此。心源又把矮叟朱梅之言說了一遍。鐵蓑道人聞言，笑道：「矮叟故意如此說法，淩真人決不如此量淺。恭喜趙道友，此行無憂了。」說罷，便催四人不必再作步行，由鐵蓑道人攜帶陸地金龍魏青，駕劍光先到番嘴子，見機行事。剛剛飛出去不多遠，衆人正行之間，猛覺身子直往下墜，好似被甚麼重力吸住一般，大喫一驚。見下面山坡下正有一人朝上招手，落下來一看，除陶鈞外，俱認出是戴家場見過的怪叫花窮神淩渾，心中大喜，分別上前行禮，心源又引了陶鈞拜見。淩渾便命衆人先往昭遠寺投宿，如此如此。衆人領命之後，淩渾倏地不見。

鐵蓑道人、心源、玄極、陶鈞、魏青一行五人，遵怪叫花淩渾所囑，駕劍光到了番嘴子。落下地來一看，原來是一個荒涼村鎮，雖然有幾十所土屋茅檐，也都是東倒西歪，牆垣破壞，好似多年不曾有人居住。心源一眼瞥見前面大路旁邊有一所大廟，門前樹蔭下排

列着兩行石凳。近前一看，果然是昭遠寺，門上還有大明萬曆年間欽賜敕建的匾額。廟門緊閉，隱隱聞得梵唄之聲，估量正是晚飯前諷經時候。當下推定陶鈞仍作爲進香投宿的客人上前叩門。陶鈞把環打了好幾下，纔走出一個中年喇嘛來，上下打量了陶鈞幾眼，問陶鈞來意。陶鈞對他說了。那喇嘛獰笑一聲，正要開口，一眼看見鐵蓑道人同心源、玄極、魏青等裝束異樣，英風滿臉，知道不是平常香客，立刻改了和顏悅色的容貌，說大老爺、二老爺正率全廟僧人做午齋，請衆人先到禪堂內落座。心源見那喇嘛相貌兇惡，目光閃爍不定，對人又是前倨後恭，便朝鐵蓑道人使了個眼色。鐵蓑道人點了點頭，衆人也都覺察在意。大家到了禪堂落座，那喇嘛便即走去。一會兒工夫，知客僧同了先前出去的喇嘛進來，小喇嘛獻上乳茶。大家見那乳茶灰暗暗的，有一股子腥羶之氣，俱都未用。知客僧名叫喀什羅，生得身材高大，一臉橫肉。與衆人問訊之後，又問衆人來意。陶鈞仍照適纔的話重說一遍。知客僧喀什羅道：「我們佛門弟子戒打誑語。諸位居士行藏，小僧已看透一半。真人面前莫說假話。諸位居士何以始終說是朝佛進香的呢？」魏青性子最急，見知客僧再三盤問，早已不耐，聞言搶先說道：「你這和尚好無道理！你開的是廟，我們來此投宿，住一天有一天的香資，你管我們是真拜佛假拜佛作甚？」那知客僧聞言，也不作惱，反笑說道：「論理，小僧原不該多問，祇因端陽快到，有人到青螺拜山，我們這裏是青螺的下院，奉命在此迎候。諸位雖口稱是進香朝佛的客人，但是一無香火袋，又不攜帶行李，祇帶了一兩件零星包裹，跋涉千里雪山，說是朝山香伴，誰也不信。我看諸位趁早說了實話，如是魔主請來的賓友，省得我們招待失禮。」魏青厲聲道：「依你說來，如果我們不是八魔崽子的狐羣狗黨，是來尋他晦氣的，你們又當如何？」那知客僧獰笑一聲道：「如果來的不是魔主的好友，是他仇敵時，那我們就要無禮了！」這時先前那個中年喇嘛先已走去，魏青未等知客僧把話說完，早已縱身上前，心源一把未拉住。魏青跳到知客僧面前，剛把手伸出去，那知客僧祇把身形一扭，避開魏青手掌，一點指之間，魏青業已被他點中了穴，倒在就地。知客僧正要口發狂言，陶鈞見魏青一照面便被人點倒，手揚處劍光飛起。知客僧見來人精通劍術，知道不敵，剛剛轉身往外逃走，忽從外面飛進一朵紅蓮，將陶鈞劍光托住。心源已走過去將魏青救醒轉來。

衆人正待動手，外面有人喝道：「你們是好的出來，與佛爺見個高下！」說罷，那朵紅蓮便即飛去。陶鈞首先指揮劍光追縱出去，衆人也都隨後到了院中。見院中站了好幾十個喇嘛，爲首一人生得又矮又胖，適纔那朵紅蓮便是他所放。見衆人出來，喝問道：「你們是哪裏來的？無故到本廟中擾鬧！快快說出來歷，免得做無名之鬼！」心源道：「妖僧休要猖狂！我便是端陽到青螺魔宮赴會的趙心源，你有甚麼本領，祇管使將出來。」這矮胖番僧正是昭遠寺二方丈喀音沙布，一聽來人是端陽赴會的趙心源，不由大喫一驚。

心想：「八魔尚且怕他，何況自己？」正在沉思之際，他放起的那朵紅蓮原是魔法幻術，如何敵得過陶鈞的飛劍，不消片刻，便被陶鈞劍光往下一壓，立刻如煙消霧散。鐵蓑道人等因喇嘛雖多，並無人上前助戰，也都袖手旁觀。一見陶鈞破了番僧紅蓮，指揮劍光朝番僧頭上飛去，想起淩渾臨來時吩咐，正要喊陶鈞住手。忽然一陣天昏地暗，陰風四起，一團烈火從殿後飛出，火光中現出無數夜叉、猛獸、毒龍、長蛇，夭矯飛舞而來。鐵蓑道人知是番僧妖法，忙喊陶鈞收劍，將手一張，一道白光如長虹般飛起，與那團火光鬥在一起。那些毒蛇、猛獸、夜叉挨着鐵蓑道人劍光，便即消滅。祇那團火光兀自不滅，兩下鬥了一陣，不分勝負。猛聽那邊一聲大喝道：「諸位且慢動手，我有話說。」鐵蓑道人巴不得停手罷戰，好照淩渾之言行事。又恐來人之言有詐，且先收住劍光護住衆人，觀察動靜。劍光往回一收，那團火光果然不來追趕，倏地往下一落，火光滅處，現出一個身材長大的黃衣番僧，合掌當胸說道：「諸位檀越如不猜疑，且請到小僧房中，有機密事相告。」鐵蓑道人知道應了淩渾之言，答道：「我等原不與貴廟爲難，既然大和尚不願結仇，有何猜疑之有？」這時那個矮胖番僧也走了過來，隨同請衆人進至方丈室內落座。

大家通過問訊，纔知這兩個番僧正是本廟的兩個方丈梵拿加音二與喀音沙布。原來梵拿加音二記恨八魔奪廟之仇，決意煉那天魔解體大法，到端陽與八魔拼個死活。忽然在日前接着八魔傳話，說請有獨角靈官樂三官同江湖上幾位至好，端陽日到青螺魔宮赴會，這些人多半輾轉延請，青螺並未來過，如要經過番嘴子，命二番僧務必竭誠款待，接引到魔宮中去。還說仇人趙心源同許多峨眉門下也要打此經過，如見形迹可疑之人到此，能下手便除去他，不能下手速往魔宮送信，好做一準備，廟門須長川有人看守等語。二番僧聞言，心中雖咬牙切齒，並未形於顏色。將來人敷衍走後，彼此一商議，打算借刀殺人。來人如是八魔請來的友人，一樣替八魔招待，引往魔宮；如是八魔仇人，便相機行事：如來人是個尋常之輩，便下手除去，以取信於八魔；要是本領高強，索性與他聯在一起，告訴他魔宮機密，到來人與八魔交手之際，好趁空使那天魔解體大法，由他雙方玉石俱焚，自己卻從中取利，奪回舊業，重振香火。二人計議停妥，不多幾日，樂三官始終未來，陸續來了好幾個八魔轉請的友人，到昭遠寺請二番僧派人引往青螺。梵拿加音二想多得一點魔宮機密，借送客爲由，親身到魔宮去了幾次。今日正在召集衆人做午齋，忽聽人報廟中來了幾個形迹可疑之人，看去不是八魔請的友人，倒有點像對頭神氣。梵拿加音二便命二方丈喀音沙布去見來人，照以前商定相機行事。一會兒又有人報，說來人已與知客僧言語不合，動起手來，被知客僧先用點穴法點倒了一個大漢，內中一個少年忽然飛起劍光，幸虧二方丈趕到，口吐紅蓮，將知客僧救出。如今在前殿院落中動手，因見來人像是幾個能手，徒衆們俱都旁觀，不便上前。內中有一人自稱是端陽赴

會的趙心源，正是八魔仇敵等語。梵拿加音二一聞此言，立刻飛身出去，正趕上陶鈞破了喀音沙布的紅蓮。一則恐喀音沙布失手，二則想試試來人本領再定敵友，見陶鈞飛劍像得過高人傳授，使那慣用的魔伽追魂八面龍鬼的魔法恐難取勝，將元神化作一團烈火飛上前去。誰知纔一照面，少年飛劍便退，對面閃出一個道人，手一揚飛起一道長虹般白光，一會兒工夫便破了自己的法術。知道再延下去決難討好，這纔高喊收兵，化敵爲友。到了裏面，問明來人來歷，果是破青螺的主要人物，心中大喜，便將心事說知，求衆人助他得回青螺，必有重報。鐵蓑道人胸有成竹，立即應允。梵拿加音二便把自己急切報仇，在青螺子午正位上煉那天魔解體大法之事告知衆人，請衆人到了端陽那日如不能得勝，務必支持到了正午，自有妙用等語。

正說之間，小喇嘛匆匆進來報告，說番僧布魯音加應了八位魔主之請，前來有話吩咐，快到裏面來了。梵拿加音二聞言大驚，忙命喀音沙布速陪衆人暫時避往別處，自己急忙起身迎接出去。喀音沙布聞言，將手往牆上鈕環一推，便現出一個穹門。衆人剛走進去不多一會兒，知客僧已陪了布魯音加進來。這布魯音加原是西藏魔教中厲害人物。當初神手比丘魏楓娘的師父，新疆博克大破神鰲嶺，寒瓊仙子廣明師太，因見魏楓娘作惡多端，貽羞門戶，特地從天山趕往青螺，想按教規懲罰。不想魏楓娘早已防到此着，她和布魯音加最爲莫逆，便將他約來埋伏在旁，趁廣明師太不防，暗用烏鴆刺，壞了廣明師大左臂。從此布魯音加便留住魔宮，與魏楓娘、八魔等人愈發肆無忌憚，同惡相濟。魏楓娘死後，布魯音加立誓給她報仇，在青螺附近尋了一座山谷，煉了九九八十一口魔刀，靜等端陽節到，好尋峨眉派報仇雪恨。昨日纔將魔刀煉成，回到青螺與八魔談起，聽說峨眉這次人多勢衆，已由毒龍尊者約了五鬼天王尚和陽、赤身教主鳩盤婆、萬妙仙姑許飛娘等人相助。又說俞德去請萬妙仙姑許飛娘，路遇獨角靈官樂三官，萬妙仙姑請他同往青螺，樂三官滿口答應。行至中途，樂三官忽然想起去會一個朋友，答應端陽節前趕到，已囑咐昭遠寺小心接待，謹防仇敵等語。布魯音加道：「那昭遠寺乃青螺正路，敵人如由四川動身，必定打此經過。敵人俱會劍術，梵拿加音二迎候賓客尚可，要同敵人交手，如何能行？莫如我親身前去囑咐他們，佈置一番。如果敵人期前到此，往廟中投宿，無須驚敵，祇用我的烏鴆刺下在飲食之內，便可取他們性命。要是敵人打空中飛行，必算準日期，非到端陽不來，就用他們不着了。」說罷，辭別八魔，到了昭遠寺。

梵拿加音二將他迎接進去，到了方丈室內。布魯音加說了來意，問起近日情況，得知除接過幾個八魔約來的朋友外，並未見峨眉派有人經過。布魯音加一絲也不疑心梵拿加音二記恨前仇，存心內叛。又因烏鴆刺乃自己刺心滴血所煉，一動念間便可如意飛回，不愁人起異心。便將烏鴆刺取出，囑咐依言行事，並告訴了用法。叫梵拿加音二到了端陽

早晨將刺繳還，無須親自前去，祇須將尖刺朝着青螺方面口誦所傳咒語，自會飛回。說罷，作別走去。梵拿加音二送他回來，請出衆人一一告知。鐵蓑道人取過那烏鴆刺一看，長約三寸八分，比針粗些，形如樹枝，上面有九個歧叉，非金非石，又非木質，亮晶晶直發烏光，隱隱聞得血腥。聽人說過這東西厲害，仍交與梵拿加音二好好收藏。

梵拿加音二收了烏鴆刺，正要命人爲鐵蓑道人等尋找密室安頓，忽聽院中一聲大喝道：「大膽孽畜，竟敢私通仇敵！還不與我出來納命！」言還未了，梵拿加音二手上的烏鴆刺竟然化成一溜綠火穿窗飛去。梵拿加音二聞言大驚，忙對鐵蓑道人道：「賊禿驢此來必然看破機密，諸位千萬助我一臂之力，不可將他放走纔好。」說罷，先化成一團火光縱身出去。二方丈喀音沙布同了鐵蓑道人、心源、玄極、陶鈞、魏青也都跟蹤而出。到了外面一看，正是番僧布魯音加去而復轉。原來布魯音加適纔來時，本未看出甚麼破綻。及至將烏鴆刺交與梵拿加音二，走出去沒多遠，忽然心中一動。想起往日到昭遠寺去，兩個方丈都是同時接送，殷勤置酒款待。今日爲何不見二方丈出面？大方丈並未提起，神態也有些不自然，行時一句款留之話俱無，自己又這樣神思不寧。不由起了疑心，決計回去暗中查看梵拿加音二的動靜。及至迴轉昭遠寺，落下來往方丈室內一看，果然梵拿加音二同着幾個生面之人，正拿着烏鴆刺把玩說話。略聽一兩句，便知全是敵人，心中大怒。恐烏鴆刺落在敵人手內，先運真氣將刺收回，開口便罵。梵拿加音二明知自己所學，小半都是魔教中參拜祭鍊之法，遇見厲害敵人，不能立時應用，準敵布魯音加不過。無奈自己機關既被他識破，不用說敗了沒有性命，就是勝了，要讓他逃走回去說與八魔，不但前功盡棄，合廟生命財產俱要一掃而空。仗着鐵蓑道人等相助，決意和他以死相拼。因知布魯音加非同小可，不敢大意，纔用禪功變化，化成一團紅光飛將出去。布魯音加一見梵拿加音二不敢用真身出現，也知他臨陣怯敵；又見祇他一人上場，料知室中衆人未必有多大本領。他還不知梵拿加音二得過祭鍊真傳，在青螺前面正子午方位上煉有天魔解體大法，關係人魔生死存亡。一念輕敵，不肯就下毒手，想將梵拿加音二同室內敵人戲侮個夠，再行生擒，帶回青螺表功。見對面紅光飛來，不慌不忙地將手一指，便有五道黃光將那團紅光敵住。還恐敵人逃走，從袈裟內取出一個網兜，口中唸咒，往空中一撒，化成一團妖霧腥風，往空昇起，將昭遠寺全部罩住。正在施爲，忽見方丈室內飛縱出六個人來，纔一照面，內中兩個壯士打扮的先飛起兩道白光直射過來。布魯音加哪裏放在心上，分出兩道黃光上前敵住。對面又飛過兩道白光，如長虹一般。布魯音加見這兩道光比先前兩道迥乎不同，纔知來人中也有能手，暗自驚異。仗着自己魔法厲害，一面分出黃光迎敵，口中罵道：「一羣無知業障，還不束手受擒，竟敢在此賣弄！佛爺祭起羅剎陰風網，將全廟蓋住，如放爾等一人逃走，誓不爲人！」

言還未了，忽聽一人在暗中說道：「賊禿驢，不過是偷了鳩盤婆一塊髒布，竟敢口出狂言，真不要臉！你不用橫，少時就要你的好看。」布魯音加聞言，心中一動。再看對面，六人中雖有四個放出飛劍動手，並未說話。那兩個，一個是本廟二方丈喀音沙布，還有一個猛漢，俱在凝神旁觀，不像個有道行之人，如何會知道羅剎陰風網的根底？好生納悶。猛想：「他們人多，我何不先下手將這兩人除去？」想到這裏，閻誦口訣，將烏鴆刺放起空中，化成一溜綠火，比箭還疾，直朝陸地金龍魏青頭上飛去。鐵蓑道人最爲留心，一見烏鴆刺飛來，忙喊魏青快快躲避。同時將臂一搖，飛起一道青光迎上前，眼看接個正着。就在這一轉瞬之間，那溜綠火似有甚麼東西吸引，倏地掉轉頭飛向空中，蹤跡不見。鐵蓑道人適纔聽見暗中那人說話，好生耳熟，已猜是來了幫手，烏鴆刺定是被那人破去，便指揮青光上前助戰。布魯音加一見自己心愛的至寶被敵人收去，又驚又怒。同時他那五道黃光，有兩道迎敵鐵蓑道人與黃玄極的飛劍，本就喫力，這時又加上鐵蓑道人一道青光，青白兩道光華迎着黃光祇一絞，便成兩段。黃玄極見鐵蓑道人得勝，運用元神指揮前面劍光往下一壓，將敵人黃光壓住。正趕上鐵蓑道人青白兩道劍光飛來，三劍夾攻，又是一絞，將黃光絞成數截，似流星一般墜落地上。心源、陶鈞堪堪不支，憑空添了三道生力軍，不由心中大振。就在這一會兒工夫，布魯音加稍慢一着，五道黃光被敵人像風捲殘雲般破去。鐵蓑道人等破了布魯音加黃光，正指揮劍光飛上前去，忽見對面起了一大團濃霧，布魯音加蹤跡不見，祇見霧陣中有一幢綠火熒熒閃動。衆人飛劍飛到跟前，便好似被甚麼東西阻住，不得上前。一會兒工夫，天旋地轉，四外鬼聲啾啾，腥風刺鼻。陸地金龍魏青和喀音沙布首先先後暈倒在地，心源、陶鈞也覺得有些頭腦發暈。鐵蓑道人、黃玄極雖然不怕，也看不出妖僧是鬧甚麼玄虛。祇得命各人將劍光聯合起來，護着周身，再觀動靜。正在驚疑，忽見霧陣中冒起百十道金花，布魯音加在霧裏發話道：「我已撒下天羅地網，爾等插翅難飛，再不束手就擒，我將九九八十一把修羅刀祭起，爾等頃刻之間便成肉泥了。」

原來布魯音加被衆人劍光絆住，不能施展法寶，烏鴆刺又無端失蹤，暗中咬牙切齒。知道敵人俱非善者，再拖延下去決難討好，祇得狠狠心，拼着將五把戒刀煉成的黃光被敵人破去，也不想再生擒敵人，一面迎敵，暗施魔法，祭起濃霧。正待將自己元神會合九九八十一把修羅飛刀祭起，言還未了，忽聽面前有人冷笑。從霧陣中往外一看，面前敵人仍是適纔那幾個，好生奇怪。猛一擡頭，見上面星光閃耀，陰風網又被敵人破去，大喫一驚。不敢怠慢，忙將九九八十一把飛刀飛將出去。鐵蓑道人見霧陣中金花像流星一般飛來，知道厲害，忙喊衆人收劍，準備用自己劍光單獨上前抵擋。忽聽面前有人說道：「鐵牛鼻子休要莽撞，留神污了你的飛劍。等我以毒攻毒吧。」衆人俱都聽見，祇不見人。就在這一轉瞬間，眼看一幢綠火帶着百十道金花，快要飛到臨頭，倏地面前起了一

陣腥風，一團濃霧擁着一塊陰雲，直朝對面綠火金花包圍上去。接着便見天昏地暗，鬼聲啾啾，那幢綠火連同百十道金花，在陰雲濃霧中亂飛亂竄。一會兒工夫，猛聽有人喝道：「妖僧飛刀厲害，鐵牛鼻子還不領了衆人快退！」言還未了，祇聽聲如裂帛，一陣爆音，綠火金花從濃霧陰雲中飛舞而出。同時面前一閃，現出一個矮瘦老頭，手揚處，飛起一道匹練般的金光，正往那幢綠火金花橫圈上去。忽然眼前一亮，又是一道金光長虹吸水般從天而下，金光中現出一隻丈許方圓的大手。矮叟朱梅一見，收回金光，將身一扭，便沒了蹤跡。那隻大手手指上變出五道彩煙，在院中祇一撈，一聲慘叫過處，所有妖僧的綠火金花連同陰雲濃霧，俱都火滅煙消，一掃而盡。金光中大手也如電閃般消失。銀河耿耿，明星在天，一絲迹兆俱無。再看地下布魯音加，竟然腰斬爲兩截，屍橫血地。梵拿加音二纔放了寬心。鐵蓑道人由身畔取出化骨丹，放了兩粒在布魯音加的腹腔子裏，不消片刻，便化成了一攤黃水。衆人等了一陣，矮叟朱梅並未回來，也不知金光中那隻大手是甚麼來歷。大家一同進了方丈室內，梵拿加音二謝過衆人相助之德。恐青螺方面再有人來，另尋了兩間密室安頓衆人。囑咐闔廟僧徒，如青螺方面派人前來，祇推說布魯音加並未來此，千萬不可走漏消息。

等了數日，八魔正忙着請人佈置，見布魯音加一去不返，以爲他必有要事他往，也未派人到昭遠寺來。鐵蓑道人等見無甚動靜，因爲淩渾早有囑咐，無須到青螺探視，到時淩渾自有安排，便都在昭遠寺密室中靜養，暗中留神梵拿加音二等動靜。鐵蓑道人還跟他到青螺前面峰頂去過兩次，祇知他祭鍊魔法，與八魔拼命，卻不知峰頂上打坐煉法的就是俞允中。又加兩位番僧報仇心切，俱都暫時屏絕聲色，看不出他們有甚麼惡跡，彼此倒也相安。這日梵拿加音二要往青螺行法，端陽期近，特備酒筵款待衆人。飯後梵拿加音二告辭走去。衆人因見連日安靜，便留在方丈室內閒談。到了夜深，鄭八姑與劉泉從青螺飛來，將鐵蓑道人引出，說起玄冰谷內還到了幾個幫手。鐵蓑道人回去背着喀音沙布說與衆人。